



人生憑闖處
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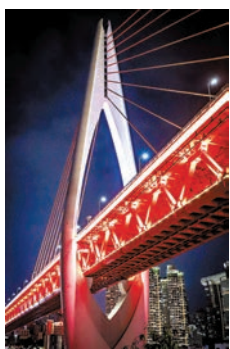
山城夜色

7月的山城重慶，晚上8時天依舊光亮。從西九龍到重慶，高鐵穿山越嶺地跑了7個多小時。本以為下車時會是暮色四合，沒想到夜還沒有影蹤。

用了一個小時，從九龍坡來到濱江路，百年前重慶開埠時的美國水兵營房、一座現代主義的老建築，如今被活化成火鍋店。一邊是煮沸滾燙、香氣四溢的麻辣火鍋，一邊是半圓拱的木質尖頂葉窗，別有一番雅意之趣。推開窗子，嘉陵江水日夜不息，跨江大橋此刻剛剛亮起，鮮艷的中國紅似巨龍橫江上。天終於完全暗了下來。江兩岸的燈光開始閃爍，一時間璀璨亮麗，令人目不暇給。

我問同行的學生，有沒有了解過重慶的近代史，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在這個戰爭年代的「陪都」，美國兵來了又走了，國民黨來了又敗了。學生們陷入沉思，過了一會兒，有同學朗聲讀起了《別了，司徒雷登》。我頗欣慰。

晚餐後，我們拾級而上，由彈子石登上重慶的「大南山」。放眼望去，重慶夜色美不勝收。長江、嘉陵江之上，一架架橋樑橫貫東西，設計風格各異，卻都是用的中國紅。有路有橋，才有嶄新的生活。接待我們的重慶交通科學研究院的吳永清先生說，60年前，來自祖國各地的交通領域精英，為了大西南建設，拋家捨業來到山城，他們風餐露宿、艱辛起步，一眼水井、幾間草房，卻最終建設出「智慧交通」的新山城，一座座現代化大橋、一個個穿山的隧洞，打通了新生活歡快的脈搏。



◆夜色中的嘉陵江大橋格外雄偉！
作者供圖

山城夜色，很美；夜色裏的故事，更美。



心賞常開
潘金英

謝君豪與馮珍今對談

謝君豪憑香港話劇團的《天下第一樓》飾演盧孟實一角，首次勇奪舞台劇最佳男主角，實力功架大獲肯定，首封舞台劇影帝！謝君豪近日人氣高企，紅遍影、視、劇三界，明年將於全國進行巡演，令我輩戲粉大感興奮。他去年領獎致詞時，感謝何冀平、司徒慧焯及台前幕後的團隊；他說自己非常榮幸在年輕時，有幸看過北京一班前輩在港演出的《天下第一樓》，看到譚宗堯、林連昆和呂中老師的精湛演技，獲益良多。

此刻我也想說自己非常榮幸，在年輕時有幸看過杜國威的舞台劇，好劇好演出，令我成了劇迷，又遇上好演員謝君豪，看了他演江譽鏐的《南海十三郎》、演梁天賜的《人間有情》、演梁山伯的《梁祝》、演唐蔣生的《劍雪浮生》、演阿修的《愛情觀自在》、演范柳原的《新傾城之戀》……其精湛演技太精彩了；好劇令我們生活不缺正能量。

此際此地：身處佐敦覺士道7號香港話劇團教育中心的我，出席馮珍今新書發布會，以推介《字旅憶相逢》為主旨，兼且精心炮製與君新書對談的環節，馮珍

今對謝君豪，兩人由專訪變朋友，互相答問，風趣幽默有見地，盼透過對談輕鬆發揮，讓現場書迷戲迷粉絲更易吸收相關新書內容。

馮珍今做專訪認真，準備功夫足，她坦言每次執筆前，多天認真看受訪名家的資料，訪問時錄音，訪問後仔細聽錄音，不容有錯失。

我出席過不少新書發布會，還是首次見座無虛席，更喜見致群劇社白耀燦老師及設計師劉小康，席中當然也有不少教育局高官，因珍今曾是教育局的中文督學哩。

《字旅憶相逢》此書收錄了不同業界的精英專訪，此發布會別有心思，主持兼作者馮珍今落足心思，努力投放心力執筆，寫專訪配合文化及正能量元素，她寫這系列寫到現在第4本了，已累積受訪者多達100位，真是少些魄力也不行。

這天在短短的兩小時內，透過珍今和君豪兩人的互動對談，透過簡報、即興聊天，現場觀眾認識了寫作及演戲的真心路、苦樂，我真欣賞他倆才藝及推廣閱讀、演戲文化之心；他倆對藝術鍥而不捨，遇困難都逆流而上，令我非常佩服和感動。



◆謝君豪（右）及馮珍今於活動現場。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金庸風潤飾行家

在討論金庸武俠小說為主題的微信群組，見有網友貼了一段武俠小說節錄，其

文曰：

誰知就在這時，一隻手自他身後伸出，輕輕托住了他的手，另一隻手已經輕將他的長劍接過。神錫道長掌中這柄劍，隨他出生入死，闖蕩天下也不知經歷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戰役，長劍離手之事，卻是從來未有，但此刻也不知怎地，這柄生死不離的長劍，竟會輕輕易易到了別人手中。神錫道長又驚又怒，一個白衣少年已自他身後緩步走出，雙手捧着長劍，從容而揖，含笑說：「道長請恕弟子無禮，但若非貴派道友向婦人家出手，弟子也萬萬不會胡亂出手的。」燈光下，只見這少年最多也不過只有十三四歲年紀……

很快讀完之後，發一奇想。筆者既熟讀金庸小說幾十年，似該一試以「金庸風」的筆法給這段文字修改一下。問過作者是誰之後，驚道：「原來是他！」在此賣個關子，先介紹一下怎樣改，改的原因就從略了。其文曰：

神錫道長忽覺右手手肘附近的曲池穴微一發麻，當下立感不妙！正要迴劍護身，右手魚際穴

又感一酸，五指一鬆，手上一輕，原本緊握的長劍已離手而去。正所謂「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神錫道長既是用劍高手，配劍追隨自己闖蕩江湖多年，經歷無數惡戰，做夢都想不到竟會被神不知、鬼不覺地拈去了！驚魂甫定，嚇出一身冷汗！對方奪劍之時，自己右脅下和整個後背都任由人家宰割。來者若有敵意，手持匕首之類的短兵刃，隨便招呼到自己身上，此後江湖上再也不會有什麼神錫道長這一號人物了！忽聽得一把略帶稚嫩的聲音說道：「道長請恕晚輩失禮，可若非貴派道友向婦人家動武，晚輩是萬萬不敢得罪的。」神錫道長這才轉過頭去，見一少年拱手一揖，雙手正執住自己的佩劍，劍尖下垂，當無敵意。定神一望，見這少年略瘦瘦小，看上去不過是十三四歲的年紀而已。心想在眾目睽睽之下失劍，雖然人家饒過自己一條老命，這以後還有何臉面在江湖上行走？幾十年辛勤苦練本門劍術，卻原來如此的不堪一擊，頓感心灰意懶……

金庸筆下經常對不重要的過場角色也不會吝嗇筆墨。如上所說的「金庸風」，只是筆者立時想到應要交代的細節，也不知道「像不像」，歡迎讀者指教。網友告知他抄這一段出自古龍的《絕代雙驕》。



百家廊

夏飛雄

清風一縷拂我懷

「老弟，我這會兒忙招生，你直接打車到我校門口，地點是鄭州市隴海中路，還有半小時就忙完了，忙完一起吃個飯。菜我提前點好了，晚上敘敘舊！」

5月底的鄭州，在位於隴海中路的一所高中的門口，文友高衛國接了我的電話，寥寥幾句略顯匆忙，但乾淨俐落，禮節亦備至。

我將地鐵票插入機器後，信步走出鄭州火車站。站外，縷縷微風輕送入懷。踩着夕陽的餘暉，我乘坐計程車前往隴海中路。

在他工作的學校門口，我倆首度見面。兩個年過不惑的大男人，沒有選擇彼此擁抱，而是各自伸出手來，重重地擊了一掌。

3年前，我們因文結識，在虛擬的微信群，我曾初識其「廬山面目」。高老師人長得很帥，個兒又高，從青年時期的人生芳華，走到如今的四十六七，儒雅二字一直是他人方面的最佳註腳。他穿着休閒襯衫和西褲，腳蹬一雙黑色皮鞋，顯得十分精神。夕陽夕照，將他的影子拉得更加頹長挺拔。不遠處，學子們如離弦之箭快步奔向食堂，用青春激情點染了生機盎然的校園。

「你考慮一下吧！你家孩子如果在中考時成績發揮穩定，考我們學校肯定沒問題的。如果決定報考我們學校，現在就可以去我辦公室簽

約！」高老師坐在諮詢台前，耐心地向一名家長解釋着招生政策。

「可我們還想報考比貴校高一級的××高中，就覺得孩子能衝一下！唉，挺糾結的！」戴着口罩的女家長對高老師說道。

「那行！你們回家再商量一下！我還是那句話，如果要簽，現在就簽！」身為校招生代表的高老師有着多年的招生經驗，似乎早已透視出對方的疑慮，語氣變得卑不亢，暗地裏卻在增持己方信心並成功瓦解對手可能的「要價」心理。目睹這場心理博弈的我感覺到——他像一個柔道高手，在四兩撥千斤的無聲戰鬥中，以輕盈的身姿，試圖卸對方所有的防備。結果自然是簽了。內心波瀾不驚的他，氣度有些神似才解完牛的庖丁，「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送走家長後，他輕鬆地笑道：「任務完成！走，吃信陽菜去！」

校門口轉彎200米處有一家信陽菜館，高老師將我迎了進去。他是個心思細膩的男子。3天前，我告知他，我要前往鄭州。他立即與同事商量，最終定下接待計劃。他同事說，湖北人大部分吃不慣河南風味，但河南菜系裏的信陽（信陽與湖北隨州相鄰）菜，其菜譜、做法與湖北極其相似。他的一席話像一股暖流，流入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

高老師比我年長5歲，我與他神交已超過三載。相見之時，當如茫茫大海中的兩船星火，擦出無數的璀璨光芒。但我隔天要前往開封，在這樣一個夏風習習的夜晚，時間很快就會逝去，可聊的話題自然十分有限。我倆都年過四十，人生風景在遊走，紅塵過往中有過驚濤拍岸，但更多的是曾經滄海的淡定優雅，今晚當須傾聽彼此，一起歡笑，將心路鋪開……他是個低調務實的教師，其妻供職於科研院所，生活較為富足，但追求恬淡，在物慾橫流的中原大都市，如同錦衣夜行。今晚席間的話，再加之我倆平日微信所聊（包括群裏他的發言），可以拼貼起一幅更立體的「衛國」畫像。

內黃縣人氏，高考後進入信陽師範院，畢業後在新鄉市一所中學教書四載，不滿足於現狀的他一邊教學一邊狠逼自己，成功蝶變並進入一所著名211名大學讀研深造，畢業後進入鄭州一所市區高中且任教至今，婚姻美滿，工作上進，閒暇喜創作散文，且散文創作已有一定火候……夜已深，衛國兄目送我離開。車子緩緩駛離，飛揚的塵土升騰，像是飄散的溫暖回憶。短暫的一晚像是一首悠揚的旋律，久久蕩漾於心頭。也許，今晚的我不一定能夠收聽他的全部過往，但我知道——留白的，才是精彩的！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商業區裏的生物多樣性園林

在香港這個全球地價最貴之一的金融城市，寸金尺土，高樓林立成為石屎森林，大家早已覺得自然不過。走在不同的商業區，人們總是往來匆匆，為工作為生活，面容自然地嚴肅收緊。

那天回鯉魚涌太古坊工作，幾座商業大樓之間的工程圍板已拆掉，眼前景致讓人豁然開朗，綠樹成蔭，兩個長形的水池流水淙淙，夾雜鳥鳴聲。時近中午，不少人帶着簡便的食物坐於花卉旁的石階上聊天，一片悠閒氣息。

負責這「太古中央廣場」導賞等工作的同事告訴我這是個生物多樣性園林，經香港大學生態專家侯恆博博士協助，評估鯉魚涌區的城市生物多樣性狀況，挑選及栽種出超過260種原生及外來植物物種。聽到原生植物這名詞，香港土生土長的我才意識到原來植物也有香港獨有或選此落地生根的，於是查看哪些是「原住民」？原



◆在太古坊商業區的生物多樣性園林。
作者供圖

來包括有土沉香、楓香、木荷、鵝掌柴、朴樹、南酸棗、水翁、紅杜鵑、草豆蔻、馬蘭、樟樹、烏柏等等。

為何如此着重原生植物？原來不少本地的昆蟲、雀鳥、蝴蝶、蜜蜂等習慣了在原生植物中棲息和覓食。

同事還說，客人家傳統若生女兒的話便在門前種植樟樹，樟木堅硬且防蟲，待女兒出嫁時，便製成樟木櫥給女兒陪嫁。廣場的植物旁都有名牌和二維碼，漫步其中可讀到不少故事。

原來太古坊的兩片蒼翠園林與柏架山及鯉魚涌公園等鄰近綠化空間，形成一條無形的綠色走廊，吸引雀鳥、蝴蝶和其它昆蟲穿梭其中。這種基於自然的方案有助改善微氣候、增加雨水採集和改善社區的空氣質素。遊園一周深深明白什麼是生物多樣性；在營營役役的城市生活中，能偷閒融入大自然裏實在難得。



信而有征
劉征

張衛星的院子

我這幾日幾乎是在一種十分忙碌又閒散的狀態中度過的。大致說來，是身體一直在忙碌，精神上卻十分放鬆。於是人就呈現出一種夢囈狀態。時而清醒，時而又糊塗了。自然，這種狀態是有原因的。我最近一直住在一個叫做張衛星先生的家裏，他是一個藝術家。

但我對這個稱呼不大滿意，因為藝術家的實踐往往是為了將一個理念變成作品。其餘時間，或許他在苦苦思索，進而十分痛苦，因為他會愈發覺得生活的不適。有時，他又極度平凡的人。但張衛星是一個常態化既忙碌有閒適的人。

每當有人來拜訪他，他都精力充沛地與他們交談。或者帶着他們做陶器、蠟染，或介紹他的生活環境。所以他並非標準意義上的藝術家，而是一個將藝術生活化的人。但他絕對不是一般意義上我們稱之為對生活有追求的那一類愛好藝術的人，因為他創作。他會用一種攝影技術把自己生活的場景剪影化。我們說，攝影是為了讓人看清楚這個世界，但張衛星的攝影追求把他所生活的世界

模糊掉，以曲解一種技術本性。或者說他是為了達到一種折中主義狀態。又或者，可以說，他是一個技術逃離者。在運用技術當中反技術。

我住在他的家，有一個很大的客廳，牆壁的四周多是攝影作品，有竹子的剪影，有某種不知名的花的剪影，還有他女兒中學時穿過的吊帶衫的剪影（被做成薄如蟬翼的樣子）。掛在那裏，然後，他就被這些他所熟悉的物件包圍了。他說，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活。他對他生活當中所看到的一切感興趣。

我想說的是，一個這樣的人，將一種性情轉變為一種行為，中間跳過了將現實概念化，再將概念具體化的過程。這不符合我們在知識生產當中所了解的流程。因為按照我們的一般認知，知識或許是一種概括。儘管對於概括的來源我們存疑，因為你不知道它是現實帶來一種經驗的總結還是自然而產生的。一種無來由。但是無論如何，它總是要成為一種抽象。藝術家進了一步，他們將這種抽象和物合二為一了。

不過張衛星的院子不同。它不符合知

識生成的過程。它是由性情直接到達的。張衛星用藝術記錄生活，但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寫意過的生活。這是他的攝影。但他做雕塑，會把奶奶的線手套做成看不出材質的棉線式的雕塑。你看過去，那是一個線手套。不，那不是一個線手套，那是一個雕塑。於是雕塑成了一個最高質的假貨。這時的假又在無限地靠近真實和清晰。這是張衛星做的。在一個叫做花間驛的院子，他奔走於兩種對立標準之間，並期待一種折中主義的調和。

這就是生活化的藝術，而同時又是藝術化的生活。我最喜歡他的一組水彩作品，是他把自己生活畫成一幅幅水彩畫，然後在右上角標出它們的細節。譬如，某年某月某日，「廖虹從山高山來郝堂，晚上鄉里鄉味小喝一杯。消費160元正。衛星記之。」下面是隻肥雞。頭小身子大。再左邊是一棵樹，樹上立了兩隻黑魚的雀兒。然後，還有很多。車票、金龍魚的油、一隻熟透的香蕉、一個綠色的老式暖水瓶等等，數十成百。他說他要記錄自己的生活。於是，他成了這個院子乃至於這個村子的，而它們也統統成了他的。